

老兵陈焕章：幸存者、幸运者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通讯员 轩人杰

核心提示

1948年6月5日，扶沟县小何庄发生战斗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扶沟县城关区武装中队50余人被国民党太康县保安团300余人包围，我方19名战士牺牲。战斗中，战士陈焕章的下巴被炸飞、舌头被炸烂，死里逃生。侥幸活下来的陈焕章，丧失咀嚼、说话功能，全靠别人喂稀粥续命。

陈焕章得救返乡后，母亲照顾他18年，直到相关医疗技术成熟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为他做了整形手术。母亲去世后，亲人们接过爱的接力棒，继续照顾陈焕章。

深秋时节，太康县王集乡王西行政村旧王集村，田园如画，景色迷人。村头一个小院，曾是陈焕章的家。在这里，周口日报社《周口红色记忆》采访组与陈焕章的养子陈建同坐在一起，聊陈焕章经历的痛苦与磨难、聊陈焕章母亲的坚强与善良……

当年，陈焕章在战场上怎样死里逃生？重伤之后他度过了怎样的人生？

往事如烟，一切都要从硝烟弥漫的小何庄战斗说起。

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

1948年6月5日拂晓，扶沟县城西南小何庄的村民还在熟睡中。这时，村外传来一阵急促而嘈杂的脚步声。原来，国民党太康县保安团在扶沟县秘密行动时意外得到消息，中共扶沟县城关区委、区政府和区武装中队（当时处于战时，党、政、军合一建制，居住、行军均一致）50余人临时驻扎在小何庄，尚未离开。太康县保安团摸清我方的实力后，趁夜晚突袭小何庄。

敌人兵分三路，从东、西、北三面包围小何庄，只留出村南面一片很窄的出入地段，企图等我方从此撤退时进行夹击。

战斗打响，一时间，枪炮声大作。我方战士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赤膊跟敌人拼杀。因与敌人力量悬殊，我方包括中共扶沟县城关区委书记、区武装中队政委姜鸿起在内有19人遇难。

50多年后，从扶沟县文联主席位置上退休的唐贵知，深入采访调查小何庄战斗的诸多当事人、见证人，为我们今天还原当年的情景，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。

陈焕章当时是中共扶沟县城关区副区长李厚淳的通讯员，战斗一打响，他便跟随李厚淳与敌人拼杀。李厚淳牺牲了，陈焕章的子弹也打光了。面对敌人的包围，陈焕章无奈向村内撤退。看见敌人追来，他急忙躲进一户人家的屋子。这时候，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站长姜鸿瑶也躲进那间屋子。

姜鸿瑶回忆说：“进屋后，我看见站在门里的小陈，记不清他叫什么名字了。还没等我们俩说上话，敌人就扔进来四五颗手榴弹。一阵爆炸过后，屋子里有头驴被炸死了，我的头被弹皮擦伤，耳朵被震得嗡嗡直响，感到有湿漉漉的东西滴在脸上和脖子上。我仰脸一看，见小陈被炸得满脸是血，下巴被炸开，舌头掉出来，血淋淋地耷拉着，背靠着墙慢慢地倒在了地上。我见小陈奄奄一息，正想俯下身去抱他，敌人就冲了进来。他们看了一下小陈，以为他死了，就没理他，把我拽出了屋。”

陈焕章回忆说：“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，听不见枪声，也不知道外边的情况。我爬起来就往西南方向跑，跑出村子后就钻进麦地里，往西南方向爬，一直爬到晌午，才爬到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村子……”



陈焕章（中）、王海成（左）接受唐贵知（右）采访时合影。（图片选自《小何庄壮烈战歌》）

村民施救 死里逃生

柴岗乡后许岗村村民牛领回忆说：“有个伤员在村民牛路家门口的街上躺着，他的下巴被炸掉了。起初，没人敢管，大家不知道他是哪边的人，后来才知道是咱这边的人。他不会说话，只会‘呜呜’地叫。大家猜他是要喝水，一个村民将一碗水端到他面前，但他不会喝，一喝，水就顺着脖子流下去了。大家都说，喂他喝吧。可是，没人敢喂他。他看上去血糊糊的，挺吓人。我说，我喂，有血有泥碍啥，他是个人，怕啥！是个命能不救吗？我就从家里拿来一个小勺，一勺一勺地慢慢往他嘴里送……”

当时，村民的救护延长了陈焕章的生命，让他得以坚持到当天下午叔父到来。

陈焕章的叔父叫陈书凯，是中共扶沟县城关区武工队队长。小何庄战斗打响时，陈书凯正带着武工队的8名队员在塔湾一带执行侦察、监视任务。

小何庄战斗的消息很快传到四面八方。6月5日下午，陈书凯听说我方人员惨遭偷袭，十分震惊。他立即带领武工队队员向县城方向赶，急着到小何庄看战友伤亡情况。路过后许岗村时，听说村里来了一个在小何庄战斗中负重伤的人，生命垂危，他们立即赶到那里。陈书凯一看伤者，不由惊呼道：“焕章我的儿，怎么是你呀！”他扑过去，伸开双臂抱住了陈焕章。

陈书凯见陈焕章的下巴骨已经没有了，血红的舌头耷拉着，不由得放声哭了起来。他边哭边摇晃陈焕

章的身子，见陈焕章没有一点儿反应，便伸手在陈焕章鼻孔前试了试，感到只有微弱的气息。陈书凯失望地说：“看样子他是救不活了！”几名武工队队员劝他说：“别灰心，咱们快想办法救他！”陈书凯说：“怎么救？附近没有医院，县城虽有医院，但不知道小何庄战斗后是不是被敌人占据了，不敢贸然去。”在场的人都很发愁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陈书凯看着陈焕章的惨状，泪如泉涌。他泣不成声地说：“他死了，我回家可怎么交代呀！”在场的人也都抹眼泪。

这时，牛路说：“别说了，快点想法救他吧！”武工队队员也纷纷说，应该赶快想办法救他。陈书凯又用手在陈焕章鼻子前试了试，仍然有微弱的气息。他下决心说：“好，那就赶快把他抬到练寺慈善医院去。”练寺慈善医院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开办的。

牛路赶忙跑回家扛来一张软床（四边是木框，中间用绳索攀结成网状的小型便床），和牛领、武工队队员一起小心地把陈焕章抬到床上。村民有的从家里拿来长绳，有的拿来扁担或杠子，将软床绑成担架状，由牛领等人抬着急速向练寺方向奔去。这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他们怕被敌人发现，不敢走大道，专拣田间荒僻小路走。走了一夜，他们才把陈焕章抬到练寺慈善医院。

经过医生抢救，陈焕章奇迹般活了下来。

陈焕章在练寺慈善医院住了3个月后，母亲陈杨氏把他接回老家旧王集村。此时，豫东一带已经解放。

慈母大爱 感天动地

曾经生龙活虎的陈焕章受伤了，下巴没了，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吃馍、吃菜，就是喝水也得躺着由别人喂。他说话发音不准、含混不清，面部严重变形，模样看起来吓人。

陈焕章刚被接回家时，街坊邻居都来问候。陈焕章躺在矮床上，“呜呜”地“说”一阵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可是，谁也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。看到这场景，众人都惊呆了。原先准备好的宽心话，大家一句也说不出来，悄悄抹着眼泪离开了。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变成了这副模样，虽说大难不死，能不能活下去？能活几年？类似的疑问，埋藏在善良、耿直的村民内心深处。

邻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那时，陈焕章的父亲早已去世，一个弟弟还年幼，母亲陈杨氏一人支撑着这个家，相当艰难。之前，家人指望陈焕章在部队里有口饭吃，现在，他如同一个废人躺在家里，让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。要让陈焕章活下去，要撑起这个家，重担都落在陈杨氏的肩上。

从陈焕章回家那天起，陈杨氏就把20多岁的他当作婴儿养，一勺一勺地喂水、喂稀粥。馍、菜、面条等，陈焕章吃不到肚里，陈杨氏就嚼碎一口一口地喂他。通常婴儿一天一个样，会吃饭了，能说话了，亲人们都高兴，但陈焕章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好的转变，还是老样子。即使这样，陈杨氏依然高兴——不管自己受多少罪，毕竟自己的孩子活下来了。在母亲眼里，孩子无论好歹，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难以割舍。

因害怕自己的面容吓到别人，陈焕章平时很少出门。为了让陈焕章走出家门，陈杨氏想了好多办法。她拉着儿子的手，一前一后走到街上，走到人群里。她主动与街坊打招呼，希望有人与儿子说上几句话。她用平时卖鸡蛋积攒的钱，上街扯了几尺布，邻居都以为她终于要做一身新衣服了，她却把布裁成几块，精心缝成大口罩，让陈焕章遮住下巴。

（下转 A5 版）